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

夜郎史传

王子尧 刘金才 ◎ 编译



九十岁张序文题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夜郎史传

王子尧 刘金才 编译

王子尧 三口八郎

王富慧 王春艳 著译

李天元 杨 伟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郎史传/王子尧、刘金才编译.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81126-336-7

I. ①夜… II. ①王… III. ①夜郎-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8833号

夜郎史传

王子尧 刘金才 编译

策 划: 张三白

学术顾问: 安毅夫 余宏模

责任编辑: 立 道 张 辉

出 版:  贵州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教育出版社

印 刷: 贵阳佳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2.125

字 数: 390千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1126-336-7

定 价: 6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 0851-5767766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瓊瑋—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2013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年。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用六年的时间，以每年一个专辑十本的速度，对以往

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60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10年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二辑，其主题是彝学。彝族是贵州最主要的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有史可稽的与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多民族中的一员。为完整地体现贵州彝学的不同阶段的重要成果，我们有选择地重印了部分名著，翻译了国外研究彝族的部分重要著作，也采用了我国学者的部分优秀彝学研究的新作。

出版前言

彝族，就人口数量言，在贵州各兄弟民族中排在第五位，在以往历时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彝族曾经是贵州这片土地的掌权者。在很长的时期内，贵州的政治建制、行政管治等，也都受到彝族的文化传统影响。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的第二辑是彝族专题。经反复权衡，我们最终选出八部重要作品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代表，以期反映近百年来国际国内对贵州彝族的人类学研究成就。

彝学研究，重镇在云贵川，发轫于马学良、杨成志等一批学者对四川大凉山地区彝族的考察研究。这批学者也因此成为了国内最早的人类学家，因此可以说四川是彝学研究最早的重要阵地。

彝族的另一个世居之地在云南。20世纪80年代，云南就推出了一套由刘尧汉教授编纂的《中国彝族彝学文集》，该文集内容丰赡，达五十本之多。随同此文集出现的，是中国彝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热潮，一时研究作品令人目不暇接。

有关贵州彝学研究，其内容与重心，与上述两地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于：

第一，注重彝族语言文字研究。贵州对彝族同胞的文字和文献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学者丁文江先生在贵州首开彝族文献研究的先河。丁文江先生主编、罗文笔先生翻译的《爨文丛刻》就是中国彝族文字和文献研究的前驱。1949年以后，由丁先生开创的研究一直是贵州彝族研究的主线。贵州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收集整理和翻译了大量的彝族文献。彝族作为一个既有文字系统又有丰厚文献的古老民族，给民族学、人类学界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研究前景，也将贵州的彝学研究推到学术前沿。彝族的

文字史同汉文同样古老，彝族文献如《西南彝志》、《六祖源流》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

本辑收录了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同时也收录了贵州当代彝文汉译的代表作——王子尧、刘金才等人编译的《夜郎史传》。

其次，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研究彝学的，先驱人物多是外国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主要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率先从东京湾沿红河上溯，进入云南、广西、贵州一带活动。他们当中的保禄是学界公认的西方近代彝学研究的先驱。本辑就收录了他的作品，以及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高尔迪埃的笔记，合称《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坪井洋文博士在中国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下，率队对贵州彝族地区进行了较为周详的人类学调查工作。他的报告代表了国际学界当时的彝学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东瀛人类学学界的彝学研究水平。我们也将他的报告收入本辑。

第三，贵州开省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土官子弟非常重视，充分考虑了对少数民族子女的特殊教育。要求后者远赴京师，读圣贤之书而后量才录用，使得外出游学的贵州籍彝族人士大都视野开阔，熟悉儒典，又继承了优秀的彝学传统。民国建立以来，彝族当中精英辈出。同盟会最早的积极分子中，就有彝族的领袖人物安健先生。他既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素养，又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意识。他所撰写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是彝族上层人士中较早具有统一中央集权国家意识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余达父（若璩）先生从日本留洋归来，受日本明治以后文化的影响，建造了“大屯土司庄园”。这座蕴涵日本风格的土司庄园，目前仍保存完好，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先生的彝学贡献是他的《且兰考》。我们将安、余二先生的彝学双璧合集载入。

第四，抗战期间，大量内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汉族学者陆续进入大西南，许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如吴泽霖等）相应地开展了许多民族调查。50年代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也积极地在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开展了对兄弟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调查，旨在配合中央的少数民族政策制定、民族识别等工作。这些社会调查的重要成果，广泛地涉及到贵州彝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历史文化，以及宗教生活等方面。本辑集合了这些学者们撰写的重要研究文章，定名为《二十世纪汉族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最后，彝族学者对本民族的研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些当代彝族学者中，余宏模先生当是代表性人物。本辑集合他的彝学研究重要文章，定名《余宏模彝学研究文集》；其他彝族学者中，王正贤、龙正清、王继超等也成绩斐然，我们将他们的成果也汇集在这里。

当然，坦诚而言，这部人类学丛书规模毕竟有限，无法完全囊括百年来的全部彝学研究优秀著作。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只是从人类学角度来疏理贵州彝学材料。这些材料分属于文献的与田野的，它们的撰写者生活跨度在百余年间，其文字风格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民族背景、教育背景与学术背景。因此，我们完全采取“文从主人”的态度，一般都原文照录，不敢妄加改动。有些作品的著作权人一时联系不上，但为嘉惠学林、泽益后人，我们仍然冒昧地先行采用。请原作者或著作权人尽快同本社联系，我们再次深致歉意和谢意。

出版者

序

彝族是中国西南的主要世居民族之一。彝族悠久的历史、丰富厚重的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珍惜、保护、研究并传承下去。

以彝文文献典籍为例，就涉及彝族的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大多数具有不菲的学术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彝文文献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党和政府以及民间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抢救、保护与整理。三十年来，彝文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彝学研究也同样日益发展和深入，不仅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彰显出彝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在其中，贵州彝学界有大量优秀的彝族学者和彝学研究著作。此外，历史上与现当代的许多海外学者也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彝学研究著作。

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优秀彝学研究进行整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彝学若干重要著作结集出版，是一项很可喜的文化工作。我希望出版社、学者以及有识之士将这类工作持续下去，为贵州文化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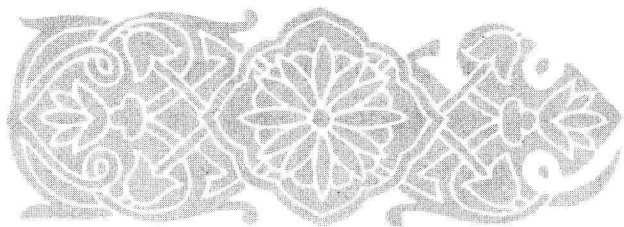
(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史学会会长，彝族)

按：《夜郎史传》原系彝文手抄本，世代传承，其内容主要为彝族先民中武部族夜郎家支以及相关其他武支系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本书编译者之一王子尧先生出生乌蒙山区“芒部毕摩”世家，幼承家学，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后主要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文字、翻译、古籍、民俗、宗教等文化研究，现任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室主任、译审。《夜郎史传》底本即为王子尧先生家藏秘本。



《夜郎史传》这一家传秘本的发掘整理工作，早在数年前就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可是，面对这部民族文献中的巨著，由于时间、精力和其它条件所限，未能将其系统地译介出来，只是对其中故事性较强的少许部分以节译的方式奉献给关心和热爱民族民间文学的广大读者，这就是1990年我与康健、王冶新、何积全等同志一起整理的《可俅古城传奇》，并将其收录于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达思美复仇记》一书中。该书的三部分按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应属民族民间文学的范畴，正如《可俅古城传奇》其名，可谓民族民间传奇。传奇与史传自有其泾渭之别，这是不用多说的，故而在节译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民间文学常用的手法，以长短句意译加以文学修饰进行整理。同时，由于考证方面的原因，我们把其中一些尚待确证的人物名字予以暂译。如“武夜郎”、“武堵土”等在该书中出现时为武阿那、那阿宗。这一做法的目的乃是在考证尚未确凿之前不至于引起更多的争议。这也是我们一贯的治学态度。对此，我们在《达思美复仇记》一书的后记部分已留下了伏笔。

前言



随着考证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在省、院领导的亲切垂询和有关专家的鼎力支持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长达三卷的《夜郎史传》终于以对译、注音、意译的方式整理出来，意译部分的字数均按原彝文字数，未加任何修饰和整理者的个人想象。参与此书工作的同志都尽职尽责，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可以说，整部书的翻译整理都是按唯物史观的原则进行的，尽量做到信、达、雅。

《夜郎史传》套书三卷，记载了彝族先民中武部族夜郎家支的历史；也记载有武部族中与夜郎有关的其他支系的活动情况。

《夜郎史传》中记述了夜郎家支的正宗谱系，指出夜郎的族源，出于古夷人武部族的武燹支，始祖燹阿蒙。夜郎的三世孙夜郎朵开始建国，兴起君长制，号称“夜郎勾起”。其时约当春秋中叶，其地在滇东北境。

燹阿蒙八世孙武阿古时，与武古笃部族联姻。居太液南岸。武古笃为今彝族阿细一支的先世。太液，江河名，疑是汉书史书记载传说为竹王兴起的遁水。

燹阿蒙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君长、臣宰、毕摩三位一体，组成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扩占四方土地，建都在可乐，时当战国中期。本卷《夜郎创业》一章，记载武夜郎先攻占周围一些小部族的土地，接着起兵向日出之方，攻占东濮的古诺。继而挥师西向，夺下西濮的可乐，随又进攻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在可乐南建八方殿、九层宫，外设九营十八卡。本卷《夜郎君法规》一章，记述夜郎王在可乐发布政治、军法、民法、刑法共二十条。书中记述夜郎王对内集权专制，对外四方攻伐，连年战争不休。今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距可乐约十公里，彝语称其地为“夜那妈谷”，义为“夜郎兵营”。书中描述此地当年的“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打七十二仗。说明夜郎国当年是穷兵黩武，战争频繁。

上述夜郎谱牒世系中记载鄂鲁默定都可乐之后，又曾东迁至大革落姆（在



今安顺境内)。而在樊阿蒙十九世孙默遮索一代，夜郎王又西迁。与濮甸联姻。相隔五代后的堵土弭，即樊阿蒙的二十四世孙，其住地是堵土弭谷（在今云南曲靖境）。可能是堵土弭是一代强君，又一度开辟了夜郎国的新天地，自称“天之骄子”，认为“天下惟我独尊”，被戴上了“夜郎自大”的帽子。

樊阿蒙二十七世孙莫邪费，是夜郎国的末代君长。彝谱记载当年灾星出现，妖怪逞凶，夜郎遭到攻打，政权灭亡。其残余军民，迁到哈弭，即滇西地区。然而，夜郎仅是其政权崩溃而已。其后彝族中有作洛举一支，是融入有夜郎后裔的。今四川乐山地区的彝族，自称“以诺人”，称言其祖代是从贵州去的。川南彝语是“以诺”方言，即保留了古夜郎的彝语方言。

《夜郎工匠史》一章，记述古夜郎地区有采矿炼铜和打矛、制盾的记载，也有修建宫庭和制造家具的记载，说明了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水平。其它章节又记述夜郎君长与其它小国的战争中，都是争林地、抢牛羊，说明当时还是畜牧与种植结合的农牧业经济。

《夜郎在可乐》一卷，是用文学手笔描绘以可乐为活动中心的夜郎、堵土和漏卧家的阿苦、阿古连年战争以至最后罢战和亲的情节。先是武夜郎怀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认为要攻占漏卧的土地，得先把他胞弟夜堵土领有古诺之地兼并。于是假装有病，派两个差使到古诺通知夜堵土，叫他来可乐探病，想把他骗到可乐后将其杀害，兼并他的领地。却在夜堵土向使者询问其兄病状中识破其阴谋，便杀了二使者，起兵攻下可乐，擒住武夜郎，数落其罪过，然后把他囚禁起来。夜堵土便掌握夜郎的国家大权，治理得很好。随后有漏卧家阿苦君长兴兵攻打可乐，夜堵土领兵抵抗，采取诱敌深入而后围攻的战术，佯败后退，把漏卧兵引进可乐城后，立即反攻围城，俘获其兵将，捉住漏卧君长阿苦。堵土礼待阿苦，释放其兵将，治愈其创伤，归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阿苦深受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争战了。然而回到漏卧本国，阿苦就大受其妹阿古的责备，说他打败仗回来，丢了祖宗的脸面，要求把兵权交给她，再次出兵攻堵土。经多番争执，兄妹比武，阿苦比不过，让阿古

统兵、厉兵，又出兵攻堵土。此次交战，却因堵土一看对方将领是个女子，轻敌麻痹，被阿古攻下可乐，堵土被俘。堵土对阿古固不服气，声言要杀便杀，决不认输。只要求不要杀害他的士兵和民众。阿古便说：“你释放我哥一次，我要释放你一回，两家互不欠帐，我们各自振军再战，比个输赢。”阿古放了堵土和他的兵将，班师回国，庆祝胜利，而后秣马厉兵，再次进攻可乐。堵土今番更加警惕，认真备战，严阵以待，最后战败阿古，把她擒住。阿古仍不服输，提出与堵土比武，若再比输了愿终身沦为奴隶。经过阿古与堵土比武三番，仍然比输，阿古才服气，愿听从堵土处置。堵土却以礼相待，向阿古求婚，并倡导两家和好，不再争战。阿古心悦诚服，表示拥护堵土的主张。并向堵土提出释放其兄武夜郎，还君位给他。二人成婚，离开可乐，经鲁勾（毕节）、博乍戈（大方）、古宗（黔西），到古诺（贵阳），转大革落姆（安顺）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终其天年。书中又说武夜郎在复其君位之后，痛改前非，在可乐选贤任能，认真治理其国。后来，认为可乐再没有发展前途了，于是带领其家支和军队，在黔西北、黔中、滇东北、川南各地建设城池。这些城池分布在古夜郎地区。

夜郎其人，为彝族谱牒记载焚阿蒙三世孙夜郎朵。以后在人们对其称呼过程中，渐渐地人名变国名，进而人名与国名混称。书中所载的夜郎胞弟堵土，与夜郎性格迥异：一个好战，一个主和，是一对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在彝族历史文献中对一些人物和事物的叙述，多是由彝族歌官（耄史——伴随君长办外交的歌师），来传诵或直接记载传世，最常见的记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谱牒世系为主线，叙述某个或多个家支的发展历史，另一种是以史实为主线，形象生动地描述一段历史事件或几个历史人物。无论哪一种，一般都以史料为依据，以史实为背景。如《夜郎在可乐》就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两种记载方式。

此书第三卷中，记述了夜郎属于彝族先民武部族。在春秋末年分支，形成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其为首的武，一般称为“后武”；而“六祖”以前分支的武，称为“前武”。武夜郎是渊源于前武而与后武结合的。本



卷所记的彝族先民武部各支系，均为谱系记载武楚后裔与“六祖”中武、乍结合而成的一些支系。其它如武陀尼，即汉文献所载古青衣，源于古夷人尼部族。《西南彝志》记载“陀尼，尼之裔”。已记陀尼古代住进“尼知落姆”，即汉文献所载古青衣国的地址宜宾。汉文献中所载的滇王，即彝文献中所载的武德本，彝语称之为“德本武母”，义为“德本皇帝”。今昆明郊区有些彝族是武德本的后裔。武陀尼、武德本和其他一些武支系，与夜郎“同武不同支”。关于武夜郎及武部支系的活动，各地彝文古籍均有记载，只是各书记载的侧重点不一，详略不同而已。

《夜郎史传》的翻译整理，得到各级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也引起了新闻界的高度重视。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目前不可多得的较为详细完整的关于夜郎的历史文献巨著。

编译者

1997年3月28日



序一

◎余宏模

序言

夜郎，是我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人多地广的“最大”实体。战国时期即已立国，它既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大而显耀的实体，自有与此相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应为中华民族绚丽多姿古代文化的部份，并是当今西南某些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夜郎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开疆守土，为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夜郎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一个颇富学术价值的系统研究课题。唯其如此，对夜郎的研究受到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推进，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

二十年前，贵州学术界就曾经举行过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就夜郎问题作过广泛的研讨，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如对秦汉时代夜郎的社会形态，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已处于奴隶制阶段，存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及与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对此时期夜郎地区各部的关系，也都认为存在

着约定俗成的联盟，后由中央政权法定为等级分明的统率关系。对秦汉王朝开发夜郎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认定夜郎与中原及巴、蜀、滇、楚、南越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文化上早有内、外在的联系。在夜郎地区的交通问题上，对通向南越地区的主要水道牂牁江系今日何水？通向巴蜀的早道经过主要地点等，亦取得了趋于一致的意见。对夜郎的习俗大家认识略同，互为补充。

夜郎研究者们对夜郎问题虽然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取得某些趋于一致的成果，但对其中的族属、来源、名义、地理、后裔民族等问题，归根到底为资料条件所限，和研究方法不同，各抒己见而互存歧异，短期内尚难求得共识。

族属问题。诸家所论，有谢人说、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越濮羌同为主体说、彝族先民说、百越说数种。持谢人说者，认为夜郎来自周代徐淮夷中的谢人。持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者，认为夜郎、牂牁皆僚人之居地，僚人呼竹为“盖脑”，即仡佬的异写，而僚人即古濮人后裔。持越、濮、羌同为主体说者，认为由周到秦汉百越系的僚人，南蛮系的濮人，今彝族先民的羌人，在夜郎地区都是主体民族。持彝族先民说者，认为夜郎由氏羌系的夷、僰、濮和百越系的僚人联合组成，夷在其中处于首领地位，即今彝族先民。持百越说者又分：一为百越濮僚等同说，认为夜郎族属为百越，而濮人和僚人就是对越人的一种别称。二为百越僚、濮两部分说，认为夜郎是由百越中按历史上的亲疏关系分为僚人和濮人的两部分组成。三为百越闽瓯骆说，认为闽、瓯、骆本越人共有的自称，在内部互为别称，夜郎地区各部名细究均含此自称之中。

来源问题。概言之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类。持土著说者意见有二：有的认为属仡佬族先民的夜郎濮人，本是贵州一带土著；有的则认为是由西周就存在于当地的古牂牁国，在春秋解体后，由该方国首邑夜郎邑近旁的一个小邑据有其故地发展而来。持外来说者，人数颇众。其中：有的认为夜郎可上溯到西周之世，周王室以徐淮夷的谢邑封申侯，谢人不堪压迫而迁到黔中；